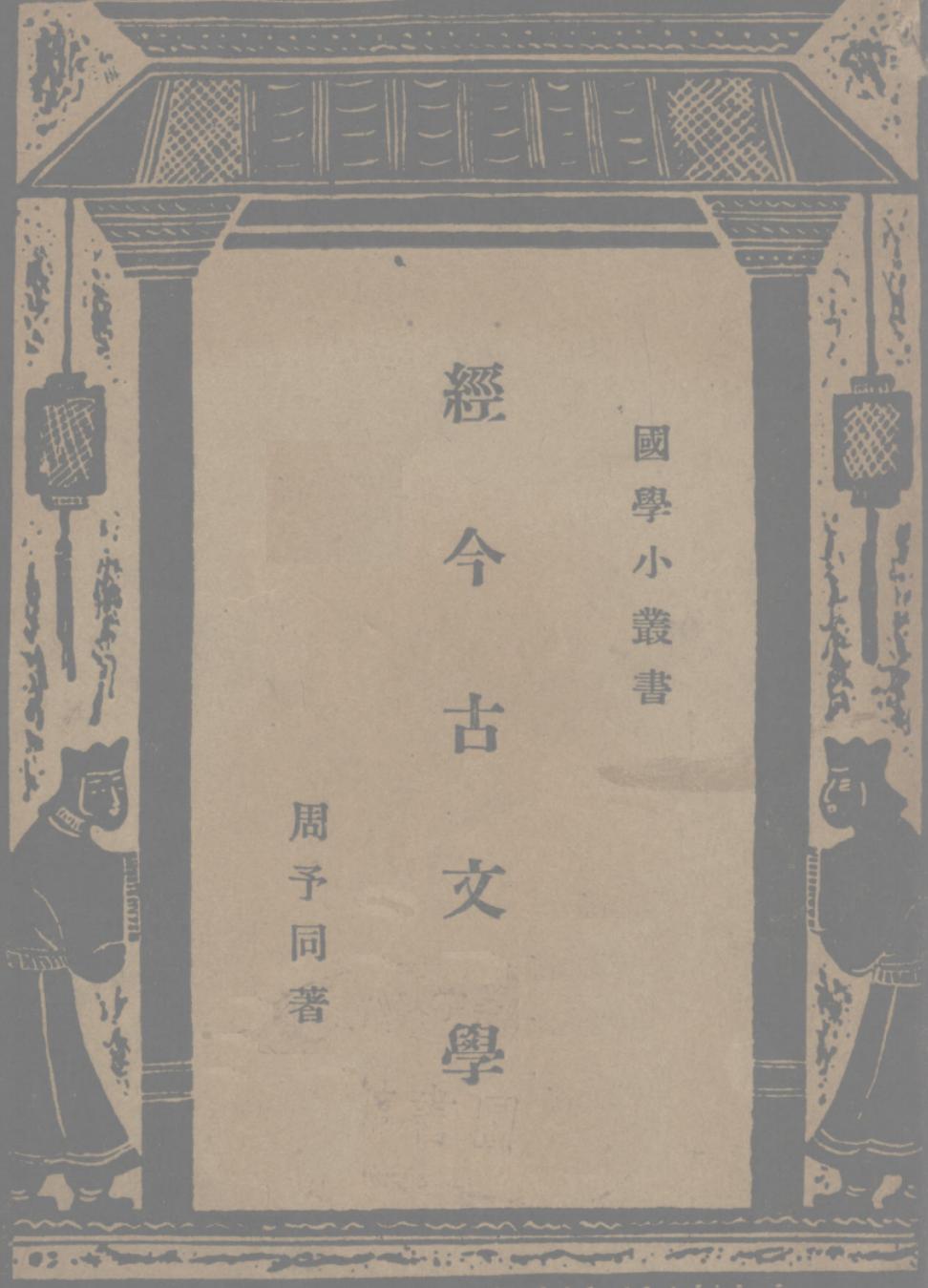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經今古文學

周予同著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國難後第三版

(02843)

國學叢書經今古文學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周予同

主編者 王雲五

\*\*\*\*\*  
\* 權版印翻  
\* 所必究  
\*\*\*\*\*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者兼 商務印書館 河南路

# 經今古文學

## 目 次

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	一
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	五
三 經今古文的爭論.....	十二
四 經今古文的混淆.....	十九
五 經今文學的復興.....	二三
六 經今古文學與其他學術的關係.....	三一
七 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上的價值.....	四三
八 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	四八

# 經今古文學

## 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

經今古文名稱的對峙，自西漢末年時候纔發生的。據經古文學家的話：自從秦始皇聽李斯之言，實行焚書坑儒的政策之後，孔子所編纂的六經頗多殘缺散佚；而當時的民間卻頗有將書籍偷埋在牆壁間的。（這些話，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下。）漢興，設立五經博士官；博士們所用的經書的本子，是用漢時當時的隸書寫的；隸書在漢時，好像我們現在用的楷書；所以所謂今文，就是用現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到了後來，那散在民間、藏在牆壁間的古書漸漸發現。這些書是用漢以前的文字寫的，所謂古籀文字，所以叫做古文；古文就是用古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照這樣說，經今古文不過是書籍的版本的不同——一種是用今文寫的，一種是用古文寫的——本是很普通而簡單的事。其實不然；牠們的不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書單的事。

### 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

籍中的意義有大不同；因之，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對於古代的制度以及人物的批評各各不同；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你想，在中國數千年來的學術思想上握絕大威權的經典與孔子，而他們的見解完全異樣；在經學家、史學家以及對於國故有興趣的人們看起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問題呢！現在先將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和西漢末所發現的古文經傳表列於下，以清眉目。

	經	今	文	古	文
	家	備	記	家	備
詩	魯（申公）（1） 齊（轅固）（2） 韓（韓嬰）（3）	魯詩、韓詩、文帝時 立博士；齊詩、景帝時 時立	毛詩（毛公）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又藝文志：「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歐陽（生）（4）	三家同出於伏勝。 武帝立書歐陽氏	古文尚書（孔安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經凡數		
博士，宣帝時添立					

		書	大夏侯(勝)(5)	大小夏侯。
	小夏侯(建)(6)		大戴(德)(7)	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一
	大戴(聖)(8)	禮	小戴(聖)(8)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慶(普)(2)		博士，宣帝時分立爲二家。	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施(雠)(9)	易	三家同出於高堂生。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爲二家。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孟(喜)(10)			
	梁丘(賀)(11)			
	京房(12)			
	四家同出於田何。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爲士，元帝時又立京氏。	費氏(費直)	周官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施孟、梁丘三家，元帝時又立京氏。	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一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左氏(左丘明)	高氏(高相)(附)	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二家同出於胡母生、董仲舒。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良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公羊	嚴(彭祖)(13)			
	顏(安樂)(14)			

春秋	穀梁	宣帝時分立爲嚴 顏二家	說文序：「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漢書儒林傳：「瑕 丘江公受穀梁春 秋……於魯勝公。」	鄭氏（附）	漢書藝文志：「無師。」
	按穀梁，宣帝時始 立博士。	夾氏（附）	漢書藝文志：「未有書。」

一 古文經傳的備記，都採自劉歆、班固、許慎諸人的話；這些話，在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可參考康有爲新學爲經考中漢書藝文志辨僞、漢書儒林傳辨僞諸篇。

二 慶氏禮本今文學，據後漢書儒林傳，未立於學官，所以不在十四博士之內；但亦有人據漢書藝文志去易的京氏而代以慶氏的。

三 春秋穀梁傳，宣帝甘露間始立爲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內。穀梁之爲今文，古無異辭，但近人有斥爲古文者，詳可參考崔適春秋復始卷一。

## 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

敍述到經今古文的異同，假使稍微詳密點，可以成爲數百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容納；所以現在只好去掉煩瑣的，而將較爲重要而稍有興趣的略舉一二以示例。現在我們就以六經的次第示例罷。

六經的次第，在對於經學沒有興趣的人，總以爲是無大關係的；其實這在經今古文學家卻是一個大問題。今文家的次第是（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古文家是（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決不是隨便亂寫的。現在將今古文的證據列下：

### 一、今文

（1）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 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4) 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案樂本無經，故從缺。）

(5) 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案缺易。）

(6) 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案缺易。）

(7) 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案樂易次序偶亂。）

(8) 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9) 莊子徐無鬼篇「橫說之則有詩、書、禮、樂。」

(10) 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1) 論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2) 論語「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 二、古文

(1)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且書先尚書古文經，次今文之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禮先禮古經，次今文之后氏，戴氏經十七篇；春秋先春秋古經十二篇，次今文經十一卷；又先左氏傳，次今文之公羊傳、穀梁傳。

(2) 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全異。（按樂本無經，故從缺。）

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引申些說，說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也可以的。所謂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羲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

是堯典，較伏羲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作的，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刪改，所以列在末了。但是我們進一層研究，古文家爲什麼以時代的早晚排列呢？這就不能不說到他們對於孔子的觀念了。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說——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聖人，他不過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給後人而已。簡言之，就是他們視孔子爲一史學家。將孔子視爲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不是將他抑與司馬遷輩同流嗎？不是太蔑視他老夫子嗎？不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他們以爲民族的存亡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民族所以能歷數千年而不致滅亡，實在因爲她有詳密而不絕的史乘的緣故；而古代史乘的「繼往開來」者當首推孔子。章炳麟國故衡論原經篇：「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猾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臺之分。……此可爲流涕長潛者也。然則……春秋之況，庶民比之天地，亡不幬持，豈虛譽哉！」這

段話確能將這理由發揮得很明晰。

至於今文家呢？他們是反對這種說法的。他們以為孔子決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化保存者，如果孔子是這樣地規模狹小的史學家，則決不成其為「素王」的孔子了。六經大部分是孔子作的；這裏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這是孔子「託古改制」的手段。六經的文字是糟粕，是軀殼；他的微言大義，是別有所在的。孟子稱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我們對於六經，應該注重在義，不能過於重視事與文。如果孔子僅僅是個史學家，他應該作了一部詳密巨帙的春秋，為什麼這樣地簡略，如後人所斥的「斷爛朝報」呢？而孟子又為什麼將這樣「斷爛朝報」的東西，比功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呢？總結一句話：今文家是視孔子為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所以列在

④太炎別錄印度中興之望及答鐵錚二文中也有此意。

最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又詩、書是符號（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先，禮、樂又列在其次。總之，（1）詩、書，（2）禮、樂，（3）易、春秋，牠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禮是意志的訓練，樂是情感的陶冶，禮是由外而內的教育，樂是由內而外的教育；禮樂在儒家的教育思想與社會思想上很有重大的意味，須另文討論。）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六經）者，七十有二人。」這就是說：孔子的生徒肄業於普通科的有三千人，而卒業於專門科的僅只七十二人而已。

僅論及區區的六經的次第一事，而今古文的含義的不同已是這樣地巨大，則其餘可想而知了。現將今古文學的同異擇最要的表列於下：

今文學	古文學
(1) 崇奉孔子。	(1) 崇奉周公。
(2) 尊孔子爲受命之素王。	(2) 尊孔子爲先師。
(3) 視孔子爲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	(3) 視孔子爲史學家。

(4) 以孔子爲託古改制。

(5) 以六經爲孔子作。

(6) 以春秋公羊傳爲主。

(7) 爲經學派。

(8) 經的傳授多可考。

(9) 西漢皆立於學官。

(10) 盛行於西漢。

(11) 斥古文經傳爲劉歆僞造之作。

(12) 今存儀禮、公羊、穀梁(?)及小戴禮記(?)大戴禮

記(?)韓詩外傳。

(13) 信緯書以爲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存者。

(4) 以孔子爲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5) 以六經爲古代史料。

(6) 以周禮爲主。

(7) 爲史學派。

(8) 經的傳授不大可考。

(9) 西漢多行於民間。

(10) 盛行於東漢。

(11) 斥今文經傳爲秦火殘缺之餘。

(12) 今存毛詩、周禮、左傳。

(13) 斥緯書爲誣妄。

### 三 經今古文的爭論

在西漢哀平以前（紀元前六年至紀元後五年），立於學官的五經，全是今文；當時古文經傳未出，今古文的名稱也未成立，自無所謂爭論；雖然據現存的古代史籍上的記載——如班固漢書——說當時古文經傳已經在民間傳授。那大膽的、系統的提出各種的古文經傳，如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等，要求建立於學官，以與今文十四博士相爭衡的，實始於劉歆。自從劉歆這樣地提出抗議之後——指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今古文的壁壘然後森嚴，今古文的旗幟然後鮮明，而今古文的爭論也就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竟達二百餘年之久（東漢亡於紀元二一九年）。

直到鄭玄徧注羣經，混糅今古文的家法，這種熱烈的爭辯纔暫行休止；而這件經學上的大公案，也終於各操一辭，不得最後的判決與結果而罷。現在據史籍上顯明的記載，終漢之世，這種爭論，撮其最重要的，大約有四次：第一次是劉歆（古）與太常博士們（今）之爭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第二次是韓歆陳元（古）與范升（今）之爭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第三次是賈逵（古）

與李育（今）第四次是鄭玄（古）與何休（今）之爭論。公羊及左氏的優劣現在依次敘述於下。但於此須附帶地聲明的有兩點：一、現有史籍上關於爭論的材料，每詳於古文而略於今文；這或者因為古文學大盛以後，今文學攻難的論述多被刪減的緣故。二、他們的爭論，就史籍的文字上觀察，很少說到古文學中心的重要的一部書——周官（即周禮）。據賈公彥序周禮興廢，說這部書自劉歆校理祕書，纔行敍錄，而當時衆儒斥以爲非，後漢今文學大家何休也斥爲六國陰謀之書，則當時必定有一番關於這部書的爭辯，不過現在爭辯的痕迹與證據多不大可考了。這或者因為這部書的內容、文字及出處不大足取信於人，所以古文學家不敢求立於學官以自弱其論證，也未可知。

第一次的爭論 劉歆要求建立古文經傳於學官，究竟是什麼居心，是什麼動機，現代今古文學家的推論，絕對的不同。據古文學家的話，劉歆憫古籍的殘缺，所以羅網散佚，使儒家的經傳漸臻完備，實在是孔學的功臣。章炳麟檢論訂孔上說：「孔子沒，名實足以抗者，漢之鑑歆」（鑑即劉字），則竟將孔劉並稱了。但據今文學家的話，則劉歆僞造羣經，思篡孔統，預爲新莽攘竊漢室的工具，實

在是孔學的罪魁；康有爲稱古文經爲僞經，稱古文學爲新學（新莽之學），則今文學派的態度又顯然若揭。我們現在姑且不要作動機論者的信徒，而僅就事實上加以敘述。「劉歆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校領祕書」<sup>②</sup> 據說看見許多的古文經傳，到哀帝建平時，「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他在消極方面，竭力攻擊今文經傳是殘缺的東西，而殘缺的原因由於秦始皇焚書及禁挾書的緣故。在積極方面，他又竭力宣傳古文經傳的可靠性，或者可以添補現有經傳的殘缺，如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的禮經（即儀禮）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或者可以校補現有經傳的脫簡，如以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脫去無咎悔亡；以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今文尚書，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或者較現有經傳爲信確，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恐怕孔子的口授的褒貶因弟子異言而作，較公羊、穀梁經孔子弟子再三傳授而後筆於書的實爲信而有徵。當時「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

<sup>②</sup> 本段文中凡用引用符號『』的，多是依錄或刪錄前後漢書原文。